

# 有形 毒 雾 毒

毒物鉴定的背后

YOUXINGDUWU

□李禹王杰李文文/著



北方文藝出版社

DUWUJIANDINGDEBEIHOU

# 有形 毒 雾

---

毒物鉴定的背后

---

YUXINGDUWU

◎ 李禹王杰 李文文 / 著

北方文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形毒雾：毒化鉴定的背后/李禹，王杰，李文文著。  
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5317-1413-2

I . 有... II . ①李... ②王... ③李...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4658 号

## 有 形 毒 雾

You Xing Du Wu

---

作 者/李 禹 王 杰 李文文

责任编辑/徐秀梅

封面设计/安 璐 张 骏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邮 编/15002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625

插 页/2

字 数/200 千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7000

定 价/13.80 元

书 号/ISBN 7-5317-1413-2/I·1281

---



责任编辑 徐秀梅  
封面设计 张骏  
安璐

## 目 录

李 禹

青青街 ..... (1)

其实一切的起因都简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无非是自己由备受欢迎到相对冷落,别人的孩子对真真不好,邻家的钱财来得太多太多,还有看不惯丈母娘疼女婿,真真得到的礼物不能比姑家孩子的差,等等等等,由此引发狭隘的嫉妒升级,畸形的报复心理,从而导致犯罪,而近三年中长时间的无人察觉,使本来的事实越传越走样,尹的胆子也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张狂,背离法律越来越远.....

黑天使 ..... (56)

既然人是变化莫测的,作为他生命一部分的严妹已经发生了变化,自己身为医生、天使也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既然严妹不懂得我对她的种种心意,不接受我为她作出的种种努力种种改变,那也怪不得我对她采取不仁不义的做法,我是怎样花费苦心地栽培她,为她作出牺牲的,我还能怎样煞费苦心地彻底毁了她,让她

成为我的牺牲品。

### 逃 避 ..... (99)

你有不在场的时间证人,你从家里出门时那个公司里的司机看见金锁和那个姑娘冲你招手,那时他们还好好地活着。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关键物证上也没留下你的半点痕迹,你没有引起警察丝毫的怀疑,鉴定结果金锁和那个姑娘是典型的氟化钾中毒,结论只能是殉情自杀。

### 王 杰

### 复 色 ..... (142)

动物必须拼命踩踏板才能获得药物并享受到药物带来的快感,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强迫性觅药行为啊。闻静疯狂得像那只猴子一样的吗,他不敢想像,为了那一点点白色粉末她做着在常人眼里视为不齿的事。

### 错位情感 ..... (182)

案情基本清楚了,张键计划在春节期间和刘晶晶结婚,这使得一直在扮演着一个尴尬角色的杜小飞十分怨恨和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刘晶晶引起的,他错误地以为,张键是对自己有感情的,如果张键和自己继续保持这种关系,或者刘晶晶从这场游戏中退出,那么他和张键还会像从前一样。但是事与愿违,张键并没有因刘晶晶的死亡而重新接纳自己。

106  
JAN 106

李文文

- 小 乔 ..... (225)

听说富林回来了，谢疤子就想，哪有猫儿不沾腥的，如果这回富林再找小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我要狠狠敲富林一笔，小子出去打工二年，肯定有钱，我只看着小乔，不怕鱼儿不上钩。

- 私 利 ..... (257)

张家坪发生的特大投毒杀人案，经过十来天的连续侦查，终于水落石出。胡保文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自从汪局长带队进驻张家坪以来，胡保文就整日坐立不安，他自知罪恶太深，从毒死猪牛到毒害数条人命，已是天理法理不容，一切无可挽回。

## 青 青 街

目前在发达国家中利用农药和鼠药投毒作案的比例几乎为零，而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在我国，利用农药或鼠药自杀和他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农村农药和鼠药的获得十分便利。

终于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程，对于已经将近四十岁的柳青依然是一件兴奋的事情，而且这次回家与往年略有不同，也是一次于公于私都负有使命的事情。

自从18岁离开家，当兵、上学、以及后来在电台做采编工作，柳青回家的时候是屈指可数的，特别是这几年，每逢节假日台里就特别忙，工作任务多是主要的原因，也有发扬风格主动留在台里值班的时候，还有的时候是把休假的机会让给了一些要结婚的同志，一些比自己年纪小身边有小孩子同志，谁让自己在台里已经处于老大哥的地位，自然而然地应该有些表率和风度了。当然柳青心里也明白，自己的母亲这些年身体还好，虽然不识字，却是个明白事理的人，从来都给柳青最大的自由和支持，也使得柳青不回家有些心安理得。这次春节刚过，趁着五一节前采编稍稍有空档时间，柳青下决心放下手中其他的事情回家看看，其原因一方面是的确需要看望看望几年不见的老母亲还有哥哥姐姐们，顺带考察一下家乡自然资源的可利用价值，尽情地放松一下前一段时间里紧绷的神经；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

的原因是可以就老大和二姐说的“鬼街”的事情做一番调查研究，没准可以挖掘出一个很好的新闻报导的题材。

在柳青的心里故乡永远是美丽的，如诗如画的，不论他走了多长时间，就是浪迹到天边，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回来的。在柳青的记忆中，自家住的小街——青青街是十分恬美的，这里既有自然的景色美，又有民间的建筑、习俗美，还有青青街上乡里乡亲们的心灵美。青青街上和相邻的镇子上一样，主要有张姓和梁姓两个大姓，墙挨墙院对院住了十来户人家；小镇民风古朴，青青街上的人们互相之间历来也十分友好。逢年过节剪窗花，贴对联，办年货，放鞭炮，互相祝福，少不了走动；平日里挑担柴春担米，插秧苗收稻子，看孩子打年糕，互相之间也断不了帮助。小时候的柳青自然关注不了大人们的事情，只记得春天里柳树青了，看着第一场春雨在自家古旧的房檐上丁丁东东地跳舞；夏天稻子熟了，小伙伴们赤着脚兴奋地在小街光光的石板路上赛跑；秋天里水牛下地了，满街里飘散着稻黄秧绿和粽子的清香；冬天里农活少了，奶奶拢着家里人围在一起喝糖水晶米酒吃腊烧讲故事驱赶寒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恍若一幅桃花源记中的景色，就是在兵荒马乱之际和十年文革的时候，也没听奶奶说过谁家欺负谁家，谁家莫名其妙地死过人。柳青还记得奶奶小时候教给他的民谣：“青青街，青青街，青青街上青青柳，青青柳下青青路，青青路头清清塘，清清塘边青青山，青山原是好姑娘，为了青青街上人，喝上清清塘中水，一直守候到天亮。”柳青也记得奶奶讲的关于青青街的传说。传说这条街上住过一个名叫青青的姑娘，出落得像天仙一样美丽，穿上她绣好的花衣服，蜜蜂都会飞来采蜜；喝过她酿过的米酒，一年到头口里的糯香不断；她唱歌的时候，百灵鸟和黄雀都不敢开口；她到塘边放鸭群，就

连天鹅也会飞来做伴。可是有一天，整日游手好闲兴风作浪的黑鱼怪发现了她，一定要选择良辰吉日，上门强娶青青姑娘为妻，还答应让她享尽荣华富贵。青青姑娘死也不同意黑鱼怪的这个要求，妖怪无可奈何，又实在舍不得让小妖们杀了美丽的青青姑娘，于是黑鱼怪给青青姑娘提出了两个苛刻的条件让她选择，一个条件是要青青永远地离开这里，这一带的山川河流将变成没有绿色终日干涸无人居住的荒漠；要不然青青就化成一处大青山，远远地站在清清塘边，日夜不间断地守护着这里的花鸟鱼虫河流山村，还有这里的人们，否则这里必然会瘟疫盛行，水祸不断，永无宁日。黑鱼怪给了青青姑娘两天时间，要么就嫁给他，要么就在后两个条件中选择一个，一切的预言将在第三天太阳升起以后兑现。为了阻止黑鱼怪对这里人们的侵犯，青青姑娘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青青姑娘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不吃不喝，用了一天半的时间用她的巧手精心绣制了一件五彩缤纷的衣裙，第二天余下的时间里，青青姑娘给家里人做了最后一顿晚饭，然后她细细地洗完澡，挽起发髻，换上刚刚绣好的衣裙，到了晚上，青青姑娘辞别了父母亲，独自一人来到清清塘边，她亮开歌喉，轻轻地唱起一首一首好听的民歌，清清塘一带的人们都在远远地陪伴着青青姑娘，四面八方树林中的鸟儿忘记了夜晚，也纷纷飞到塘边与她做伴。到了第三天东方发白的时候，青青姑娘停止了歌唱，她铺展开五彩的裙子，双手合拢托着下巴坐了下来，勇敢地迎接这东方的第一线曙光，满天火红的朝霞映衬着青青姑娘的身影，就在太阳的光芒照到青青姑娘的一瞬间，青青姑娘突然变高了，变大了，变成了一座鲜花盛开的石头山。从此以后清清塘的水还像过去一样清澈甘甜，这里的山河比过去更加美丽，乡村附近又有了小镇，人们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一年四

季绿色不断,鸟语花香风调雨顺,这一带的人们为了纪念和感谢青青姑娘,把青青姑娘住过的街取名叫青青街,把流经清塘边的河取名为青青河,这个美丽的传说也在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柳青从小是喝着青青河水长大的,他一直为有青青这样的家乡人而自豪,柳青也为自己的故乡有这样美丽的传说而骄傲,柳青一直认为,有时自己的灵感、智慧的火花和不衰的激情常常来自于故乡的灵秀,来自于诗画一般的田园和风光,柳青无论怎样也无法将这样一个美丽而充满神奇的地方与已经发生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柳青与家乡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大哥写信传递些信息。临来前重新翻看一下这些年家乡的来信,不禁让柳青有些隐隐的不安,特别是最近几个月,大哥和姐夫接二连三来信述说年迈的老妈妈三番五次地急切地要老三儿子柳青放下手中的事情回家来陪她住住。按说这不像母亲的风格,母亲知道柳青的工作是为了老百姓的事,过去她也不讲什么大道理,只说自己的身子骨还结实,让柳青不用老惦记着家里,家里还有老大和她住在一起,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在外面做事就要认认真真的,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个人的事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事大,做人做事最要紧。可是这阵子是母亲真的惦记儿子了,想儿子了,还是老得糊涂了,或者是得了什么大病了,竟然让柳青放弃手中的工作来陪她,这可能吗?几年中断断续续的家信中说,家里从祖宗辈上一直居住的那条青青街上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先是大嫂差一点点没有命了,后来是青青街上真真的一个同学得了重病也很危险,又接连发生过多次死鸡、死鸭、死鱼的事情,再后来是二姐一家两次闹病,第一次是娘俩,女儿没能救活,第二次是二姐两口子又得了怪病。村上其他几条街上的人都好好的,而这里却经常发

生一些没法解释的怪事，现在青青街已经被村里和镇上的人叫做“鬼街”了，不知是鬼怕人还是人怕鬼，一共不上十户人家有一两户常常是大锁当家，还有的人家怕孩子在这里被鬼牵走，只好把小孩子送到别的地方寄养，有的人家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住，一回到小街急忙把自家的院门关紧，任是谁叫也不轻易开门。镇上的人能绕道走的宁愿走点远路也不愿意从“鬼街”穿行，实在避不开的，都是一面快走一面小跑，惟恐沾染上鬼气。从大哥的来信中柳青还知道，母亲还有上学的小孙女也是前两年就住到住在另一条街上的姑奶奶家里去了，算是换换地方暂时避避邪，留下大儿子一家两口继续住在青青街的房子里，一来大哥是快 50 岁的人了，有了主意是不会听人劝的；二来老大一大家人还要生活，还有许多的鸡啊鸭的放不下；三来人家的房子没有那么大，老大一家子要是都去了不太方便，也会叫人笑话。来信说老妈一听说人家管咱们的小街叫“鬼街”就翻脸，拄着拐杖颠着小脚追着撵着打人家，可是转过头来又总是伤心地掉眼泪，劝都劝不了。姐夫来信说，前两年怕出事妈妈住在人家那里还算乐意，换个地方住着也新鲜，可是最近回青青街去了一次，身体就不太好，找医生看了，也说不上是得了什么病，只是眼看着连路都不愿意走了，说什么也要回到青青街的老房子里住，说是那里看着什么都熟悉，而且那边的熟人们多，她看着欢喜，老房子里面走动起来方便，说着就真的搬回来住了，连上学的孙女也跟着一块搬回来了，妈要柳青也回来陪她，一起住在青青街，说是有了老三儿子她就什么都不怕了。兄妹两个商量半天，希望柳青无论如何回来看看，不要老不回家的让妈想得心慌，也还需要等着柳青拿个办法，他的见识多，也许能看透青青街上到底是怎么了，想些个办法，好让辛苦一辈子的老妈在青青街的屋头活得

开开心心的。

柳青是一个无神论者。虽说从小在村里的这条小街上生活，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许多中国传统的风俗习惯，也没少听奶奶给讲的鬼啊神啊妖怪啊蛇精的故事，但是这对于年少的柳青来说除了惊奇之外没有留下什么可怕的印象，每回听奶奶讲完鬼的故事柳青都睁大了亮晶晶的小眼睛，想知道故事背后的故事，问奶奶见过什么样的鬼，可是奶奶总是笑着摸着他的头说他是个傻小子，故事就是故事，讲完了就完了，哪有什么故事后面的故事，活人要是见到鬼就没有几天好活了。柳青在镇子里读初二的时候，有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一个人回家，天上的月亮大大的，把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柳青一面走一面回头看着自己的身影，心里老想着如果长成影子那么高就好了。一拐到小街上，离自己的家没有多远了，可是再回头，老觉得后面没有人走路却在墙根下多了一个黑黑的人影，一晃一晃的，柳青走快它跟得快，柳青走慢它也慢，柳青停着不动它也不动，本来不信鬼的柳青真的害起怕来了，“怎么也不能叫鬼抓住”，柳青连头也不敢回拼了命“咚咚咚”地往家里跑，后面一直也有一个轻轻的声音“吧吧吧”地跟着，柳青一头撞开自家虚掩着的大门，正要冲到房门口，猛然间腰被后面的厉鬼抱住。“妈呀，快来人啊！鬼抓住我了。快来人哪！”柳青声不是声调不成调地喊着，腿软得早就跪在了地上。听到柳青的喊声，一家人从各自的房里都跑了出来，奶奶还拿了根扫床的扫把。谁想到后面竟然发出了大哥“哈哈哈”的笑声。“我是想试试他的胆子有多大，把鞋子脱了悄悄地跟在他后面，谁知道他不经吓，那可不怪我。”妈妈看到柳青被吓得不轻，上前去拧大哥的肩膀，“让你去接接老三，你哪像个老大的样子。”奶奶的扫把也落在大哥的屁股上，“看你这个小兔崽子以后

还敢装神弄鬼的。”大哥被掐被打得“嗷嗷”叫，一个劲儿地辩解，“老三老说自己胆子大不怕鬼，我是试试他的，哪里有什么鬼。”待柳青不好意思地缓过神来，还要向老大陪笑脸。不过从那以后柳青发誓再也不信什么鬼啊神的，全是自己吓自己，什么时候都要相信自己才能什么都不怕。家里父亲走得早，奶奶死了之后，鬼神的故事就少了，母亲整天除了忙着田里的事情，还要忙着几个孩子的吃饭，已经没有精力跟柳青说什么了，大哥没读完初小就跟着妈下地插秧苗、耙水田、收稻谷，二姐哭着闹着坚持上完了初中，就回家里帮着放鸭子，养猪，负责养鸡、烧饭、打猪草。就只有柳青最幸福最娇惯，柳青从小就学习好，在班里学习成绩经常得第一，因此他干农活的机会最少，母亲对他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给柳青派的事情就是念书，一家人保着柳青安心读书，为了让柳青上高中，念大学，家里养了那么些的鸡啊鸭，一家人却难得收回鸡蛋或鸭蛋，记得有一次母亲生了病，二姐煮了个糖水鸡蛋想让妈妈补补身体，却让妈好一顿说，从那以后一家人更是小心地收着鸭蛋鸡蛋，生怕碰破了皮没法用来换钱交学费。生活还在一天一天慢悠悠慢悠悠地过着，在青青街的房子里柳青既没遇着奶奶显灵，也没有碰见任何妖魔鬼怪可以帮着妈妈大打出手的时候，这多少是少年柳青心中的一大遗憾。这次回家，岁数一大把了，反倒要在自己小时候生活的街道上捉鬼，老听别人说现在农村里封建迷信活动有些回潮，没成想这回轮到自己的家乡出了怪事，柳青心里不免感到十分滑稽和蹊跷，是不是农村里没啥可想的，自然而然地把一些不容易解释的正常现象给神秘化了，稍加渲染，以讹传讹，闹得沸沸扬扬的，把人心都搅散了？柳青实在是无从想像。

在飞机的座舱里，柳青望着白茫茫的云海陷入了沉思。

柳青从来很佩服范仲淹等人，无论被贬被罚，一个封建仕大夫尚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民为官潇洒自然，为清官做实事，造福一方，诗词文意境深远，流芳百世。柳青自恃自己也是一代学子，虽然不敢说是才气八斗，上大三时已在当时的学界小有名气，封号“狂徒”，为求随意倜傥酣畅淋漓，柳青没有选择从政而是从事了新闻业，没有官阶不敢跟范仲淹等人叫板，但在心胸和情怀上自认为还有一比，为民办事的勇气和信心当然是不相上下，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洞察社会，针砭时弊，体察民意，策划实施，敢作敢为，敢抒敢发，也称得上是一方人杰。柳青心里深藏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准备再干十年之后就远离大城市的喧闹，步宋代诗人陶渊明之后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做一介布衣，回归自然，在故乡的青山绿水中寻觅些生活的意趣，泰然自若地度过余生，正所谓上半生是为社会打打拼，舞文弄墨，下半生或许可以寄情山水，做闲云野鹤，将那些所想所感统统写成回忆录，间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家乡的自然资源，开发一些旅游项目，也使世界都了解青青街，还能让村子里的人们人人都能受益，为自己为故乡的进步与发展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过目前这些崇高的想法纯粹是子虚乌有，距离实际不仅仅是相距千里，连起码的经常回故乡看看的可能性都小之又小，实在有些惭愧。仔细想想，每次回到家里，无非是放松放松心境，吃饭睡觉，这次还要看看家里有什么需要给妈改善改善的，再就是切切猪草，陪妈妈聊天，赶赶集，给同事们采购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串串门子，偶尔地还可以下下地，再就是和真真一起到青石山上去转一转，看一看，拍点风景照，写写随笔什么的，这几天时间也就所剩无几了，至于这次又多了一项探查家乡发生的事，那也只能是查到哪算到哪，有所发现最好，但不是私家侦

探,如果牵扯面大了,没准还得依靠当地的人来解决。柳青无法设想故乡的青青街已经变得冷冷清清,邻里之间个个自危人情寡淡的情景;柳青更不愿想像四十几岁就守寡,勤劳、坚强地把几个孩子都拉扯大的母亲在自己家里也是一副寒噤不安的神情,一想到这里柳青的心里就会隐隐约约地发痛,事情会有那么严重吗?

下了飞机搭乘汽车,一路不停顿地回到小镇已经是黄昏时分。夏夜的小镇上是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临街的铺面已经灯火通明,红的绿的彩灯吸引着顾客,熙熙攘攘的游人穿梭在小镇窄窄的街道上;在家乘凉的老头有的泡着一壶好茶独自津津有味地细细品着,有的三五成群地下着象棋;老太太们或是一个人坐在门边看着街景,或是哄着孙子跟着孙子无目的地在街上乱走,或是手里绕着纱线,眼睛盯着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还有的老人则在儿女们回家准备晚饭的时候帮忙看看店铺;另有一些显见的是有些文化的老人,搬几张竹椅桌子坐在明亮的路灯下看报聊天;小镇上那些手工艺人有的已经放下手中的活计,清扫着场地准备回家,有的则摆上了一小桌家常便饭,边开铺子边吃晚饭……柳青深深吸了一口家乡的空气,心里坦然了许多,几年不见,小镇的建设又进了一步,人民的生活明显又提高了一截,水涨船高,青青街的生活和面貌一定也差不到哪里去。

小镇和村里紧挨着,归家心切的柳青三转两转,没用多少时间就踏上了青青街古旧的石板路。突然间柳青感觉这里的气氛和刚刚走过的地方一下子仿佛有了天壤之别。不算宽的小街上显得格外的萧条,没有一家铺面和叫卖的小商贩,昏黄的路灯街头一盏街尾一盏,昏昏然照着静悄悄的青青街;家家门户紧闭听不到里面的声音,有的露出些许的灯光,有的干脆漆黑一片像是

没有人居住；原来家家院落门口都种着鲜花，四季香气不断，这时微风中只有柳稍刷拉拉的单调地抖动着，空落落的没有丝毫的和声；再往远一点青青街的尽头是那一片清清的让人思念的池塘，记得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柳青常常和大哥还有好多小伙伴在里面泡澡冲凉打水仗，可现在也是黑魃魃的寂静无声。柳青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不足千米长的青青街上除了柳青以外再没有第二个行人，一盏孤灯，一个浪迹天涯的汉子，一种莫名的不战而栗的感觉，柳青不由地加快脚步，急急地往自家的门口冲刺。

柳青第三次重重地敲打着自家的院门，“开门，开门呐，是我，我是柳青。”

“老三回来了，是柳青回来了。”刚刚还悄然无声的院落仿佛被人唤醒了一般有了声音，院里的灯光一下子亮了许多，大门里面像是去了顶门栓后才被打开了。黑暗中柳青看到了迎上前的大哥大嫂和一个小侄女。小侄女真真尖着嗓子冲院里面叫道：“婆婆，婆婆，这回没的错了，是我三叔回来了，真的是我三叔回来了。”

母亲听说老三进院了，从床上爬起来手掀着竹门帘站到了屋门口。等她一手抓住了迎上来的柳青时，看着看着咧开没牙的嘴笑了，一会儿又流着眼泪，又哭又笑了好一阵儿。忽然妈猛地用已经没有多大力气的手掐着柳青的肩膀，“你这个混小子，你还知道回来看看你的亲妈，你把我们都给忘了，都给忘了吧？这条小街上哪还有人敢回来啊，这日子还怎么过啊！”说着说着，在柳青眼里一直是坚强的老妈竟然哭出了声。直到这时，柳青突然间意识到，这许多年来故乡的家实在是回得太少了，可能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乡下人神鬼的臆想和封建迷信在作祟，这几年